

牙關

來，嘴巴張大。

我張開嘴，冰涼的器械深入口腔，進行診斷。其實，我的生活如同這口牙，以整齊、潔白、健康的名義，內心各種秩序和情緒不停地被矯正、被填補、被治療。尖銳的探針在齒與齦之間遊走，每一次移動都滲出血跡。

所有的疼痛一起復活。

砲聲在安謐的夜晚邊緣炸響，大地震動，房屋搖晃，熟稔的美好都在遠去，未知的災難還沒真正降臨。阿娘叫我窺倏走，緊去防空洞，無，砲彈欲來矣。

我和阿娘在陰涼潮濕的防空洞裡隱身，這裡的黑既黏稠又厚實，感覺自己是一隻被封印在黑色琥珀中的蟲子，插翅難飛。外頭的空氣經過砲火肆虐，飄進防空洞，鑽入我的鼻孔、嘴巴和胸腔。不清淨、不自由的氣息，讓喉嚨癢得難受，我用舌頭摩擦上顎，彷彿世間的痛癢相關，磨一磨，就過去了。刺癢緩解後，光滑的舌頭將粗糙的現實推開，舔著牙齒一顆一顆數數。

每顆牙都有固定的位置和意義，我卻在煙硝中東躲西藏，無法陳述自我，不能定義自由，沒能被幸福指認。忽然，我發覺下面的正門牙失去穩定，搖晃得厲害。

失衡，鬆動，渴望轉折的蛻變。乳牙逐漸脫落，新舊交替，我正穿越成長的關口，恆齒依序建構一道嶄新的生命防線，既能抵禦侵蝕，也可咬緊夢想。

齒岸發炎，喙齒擺搖櫓矣，閣有，喙齒有蛀空愛緊屯起來。醫生貼心地將國語轉換為不流暢的台語，我卻感到一絲微妙的距離。

抬望眼，診間吊掛式手術燈像奮張的爪子，冷色的光芒溢出，有點刺眼，有點猙獰，讓我產生處在專制、權力、征服之下的錯覺。

熬過換牙期，本以為不必擔心上下缺牙說話漏風，或左右缺齒咀嚼費勁，更無須害怕單日要跑得咬牙切齒，只有雙日才能露得齒牙春色。生活變得光鮮勃發，但是底下隱匿著酸腐，稍微不慎就會受傷，猶如海濱區埋設難以計數的地雷，即便戰爭消彌，仍然潛藏在暗處。鐵絲網封鎖線，三角形地雷警示標誌，血紅的底色上面畫著蒼白的骷髏頭，依舊未能阻止悲劇發生。

作為海島居民，親海是天性，討海是本能，面對波光粼粼的大海，總有人忍不住想靠近。阿叔就是那個著急奔赴大海的人，他避開雷區，右腳慎重地踏出一步，接著左腳謹慎地邁出下一步，可惜他無法避開命運，傷害與痛苦不在別處，就藏在此時此景，地雷瞬間引爆，炸斷他的左腿。

那是痛到心底的記憶。每次聽見阿叔的拐杖杵在水泥地上的聲音，噠噠、噠噠，我左下的大臼齒就隱隱作痛。

起初是輕微的酸疼，對冷熱比較敏感。凌晨三點多，我和阿爸推著裝滿蔬菜的手推車從田間出發，現摘的葉菜凝著晶瑩的露珠、新鮮的滋味和昨夜殘留的夢。陡坡路長，阿爸在前面拉著手推車，我在後面推著，連氣都不敢喘。滿天星辰如監視的眼睛，世界陷入詭異的靜默，途經哨守，我們停下腳步。

衛哨大喊，口令？誰？

阿爸回答，老百姓。語氣誠懇又卑微。

衛哨又問，做什麼？

阿爸說，賣菜。陰鬱的語音比夜色還低沉。

這樣簡短俐落的應答，讓我渾身不自在。為什麼踩在自己的土地上，要被一再質問，反覆碾磨，尊嚴薄得如蟬翼。我的臉頰好像被搨了一把掌，有些發燙，有些酸楚。

這條路還要繼續走下去，再怎麼掙扎或抱怨，都不會有人在意我和阿爸的處境。咬了咬牙，一直走，就到了。

酸痛越來越明顯，是被父母爭吵的頻率所牽引。阿爸一賭，再賭，家底早已掘盡，僅剩瘡痍的窟窿，依然偏執地認為老天會同情他、施捨他，讓他手中殘存的籌碼一蹴而就，突然發財。父母日復一日的吵鬧，日子扭曲與失焦，他們怨懟彼此的話語如食物的殘渣，又酸又臭，刮破我的耳膜，從耳咽管溜進鼻咽部再滑入口腔，帶來脹痛的感覺。

當我試圖對著鏡子，在牙齒表面釐清問題時，揭露隱藏其中的毛病，阿爸因為違反戰地政務時期的肅清賭博法，被抓著，不但賠上罰款還被拘留。阿爸不在的日子，左下大白齒的疼痛一層一層湧上來。我只好勤刷牙、鹽水漱口、冰敷，千言萬語被清涼的牙膏抹去，酸甜苦辣被苦鹹的鹽巴淨化，滿腔憤慨被寒冷的冰塊鎮定。

我沒有向母親訴苦，因為一開口就是花錢。無可選擇的選擇，就成了賭，我也是個賭徒，賭定牙痛不會惡化、賭定我能熬過折磨、賭定經歷生活的打磨，我就可以露齒微笑。

牙結石很多喔，要努力刷牙唷，有沒有使用牙線呢？醫生掛在話尾微微上揚的語氣詞，安撫我看診的緊張感。高頻率的音波在牙齦附近震動，細微的水花濺到臉上，多年來我藏著不說的話，沉滯多時，如今被一點一點刮起來。

生活出現一道道裂痕，阿爸的收入幾乎用來還債，於是阿娘靠海田和菜園撐起家裡的開銷。

旭日尚未升起，我陪阿娘前往海邊的石蚵田。阿娘或迎著凜冽的東北季風，或頂著熾熱的烈日，穿梭在數百塊花崗岩石條之間。她先搖晃沉重的蚵石，拔離泥灘，用海水稍微洗去淤泥，再以蚵石墊底，持蚵鏟剷下石蚵。洗蚵籠累積三分之一時，在海水中淘去挾帶的泥砂，然後倒入蚵籃。瘦小的阿娘加上肥嫩的石蚵，讓她越陷越深，膝蓋以下幾乎浸在潮濕的泥灘，她上岸時，身上半是汗水，半是海水，提著蚵籃的手還滲著點點的血。

回程，我扛著沉重的扁擔，不自覺咬緊牙關，差點咬破舌頭。跟在阿娘身後，她被海水越洗越老，灰白的髮髻、黯沉的臉龐、鬆弛的肌膚，金色陽光薄薄地敷在她的背上，我相信被日頭溫柔撫觸的阿娘，生活必定會有盼頭。我頓時樂觀起來，海風迎面吹拂，嘴角悄悄上提。

那段時日，阿娘時常煮醬冬瓜、紅燒茄子、醃漬小黃瓜……，菜園長什麼吃什麼，醬油是不變的調味，甚至變成一種規矩，連地瓜葉、青椒、紅蘿蔔都得佐點醬油，替乏味的日常增添味道。阿娘從海邊帶回來的花蛤、竹蛸、海瓜子等，也躲不過醬油的浸潤，即使上岸，它們無法擺脫鹹絲絲的處境，享受一抹清甜。

黑色是阿娘的意志，亦是她心底的陰影。

我嘴裡咬著大黃瓜，殘留的籽干擾咀嚼，在阿娘面前，不敢隨意吐出又不想吞下去，就這樣在口中僵持。吸吮籽上的醬汁，甘甜摻著微苦，鹹香挾著苦澀，和唾液交織在一塊，構成隱密的感受，日日年年積澱在牙根。

白色的牙宣染黑色的鹹淡。

色素沉澱頗明顯，我不以為意，這些痕跡猶似貝殼一輪一輪的生長線，是光陰的雕琢，讓時間的流逝有跡可循。每個紋樣，每條痕跡，書寫著生命根本的秘密。貝類用終生的積累與蛻變，刻下印記，即使肉身消逝，往事也不會如煙。

醫生建議用噴砂或雷射美白，這無疑是對我過往經歷的否定，那些黑是我頑強的色調，那些痕跡是我品嚐生活的記錄。我躺在診療椅上，張著嘴，眼神堅決，沉默無語。

我曾經認為恆齒是永恆不朽的，只要刷掉食物渣滓和牙菌斑，搭配牙線使用，口齒就能一直維持安定的空間秩序。沒想到，那些刷去的瑣碎留著模糊的陳跡，慢慢滲透在牙縫和牙齦裡，經由長久的附著和積聚，變化成一群真菌，它們破壞口中的恆定，中斷我對永遠的幻想。

牙髓攞爛去矣，愛挽喙齒！醫生鄭重地宣布。

無別个法度矣？我提出疑問，語氣有點焦躁。醫生搖搖頭，他用責怪的眼神看著我，讓我有點自責。

拔第二顆牙時，剛好老家附近的防空洞也要拆除。以前，烽火連天，多場戰役和砲戰，燎烤島上掙扎的生靈。大局急劇逆轉，得不到後勤支援，為了預防敵人大舉進攻，構築防禦工事成為要務。軍隊向民間強制征集建材，規定每戶繳交門板，進而拆除民房、破屋、牛馬舍，連石板條馬路也撬開搬走，甚至連墓碑也不放過。

如今防空洞不再是掩體，和平穿透了它，雨水浸濕了它，低窪處積滿水還養起數條蓋斑鬥魚，偶爾會有孩童來此撈魚玩耍。晴空下，孩子天真的笑聲化解冷戰的陰霾，釋放壓抑和恐懼，讓陰暗的防空洞變得亮堂。

老家後牆外，連接祖屋門口埕的旁邊也有防空洞，這是親族合力開挖的，作為自家人躲砲襲的藏身處。發現防洞門口的牆基，砌有一方花崗石墓碑，我拔除叢生的雜草，露出淺黃色的碑體。我盯著碑面上的文字，熟悉的祖先名諱，思緒像藤蔓一樣延伸，互相追逐、纏繞、分開，又糾纏在一起，激動的情緒在胸口衝撞。

好不容易，那些活著和死去的人，都將重返歲月的懷抱，各安其分。

我向醫生要求帶走拔下的大白齒。看著手中憧憬的堅硬，替我切斷遲疑不決，撕開人情的冷暖，研磨時光的辛酸，散發淡淡斑白的光。

後個月過，愛安排一下仔時間，共你植牙。聽著醫生國台語混合的表達，嘴裡的空洞感向我襲來。離開診所，天邊積著沉甸甸的雲，且灰且白，我沒有預約下次回診時間，還沒做好被植入、被重塑的準備。

深夜躺在床上，輾轉難眠，我用舌頭清點牙齒的數量。記得小時候只能數到二十，換牙後，能夠數到二十八，多出八顆牙如同獲得更多的堅毅能量。這些新生的齒托舉我的生命力。後來四顆智齒悄然冒出，三十二就具有健全和完善的意義。

這些牙到底算不算是我的？為什麼醫生說拔就拔？我的怒氣在幽暗的房間迴盪，似是當年阿爸質問政府，戰地政務終止這麼多年了，被軍方徵收的墓地和土地，到底還是不是我的？

牙，是我的，拔掉的牙可以花錢植回來；地，是阿爸的，收歸國有的地可以提出證據、證人和金錢，取回所有權。

多麼荒謬的窘狀。

黯淡的窗外漸漸有光透出，我打算出門慢跑。跑到海邊，開闊平坦的潮間帶，只有鳥留下的蹤跡，大小不同的足印、或深或淺的印記、有長有短的足距，感受

到無比的輕快舒暢。跟在足跡的後頭跑，海風從手臂和身體的間隙通過，增大擺手的軌跡，好像兜著清風跑起來。

進行多年的排雷作業結束，我才能在此跑步，留下輕鬆自在的剪影。波濤一個勁兒往岸上撲，把沙灘推出層層的波紋，鞋底接觸沙灘的柔韌質感傳到腳掌，有股動力把我往前推進。黎明即將到來，隱隱有金色的光芒升起，舌尖不由自主地輕舔拔牙的缺口，濕滑的牙肉讓我意識到，原來堅強出於柔軟，在硬與柔之間，構築和諧的自身。

在島嶼，有一個序列，在這個序列當中，有一個屬於我的位置，不管走得多遠，只要我回來，就得填補進去，承接我的責任和作用。口牙也有一組編列，每顆牙有著既定的位子和功能，經過多次補強、修正、保養，才能讓說出的話沒有分歧，吐出的氣息沒有惡意。命運的起伏和流動，自我的崩毀與重建，我試著在退讓與堅守之間找到過渡的方式。

缺牙是失去，也是得到，這次的新牙，也許就是恆久不變的固守。

種喙齒嘛袂糲！我帶著豁達的理解對自己說。

日光散淡地照著診所的玻璃門，溫暖而不刺眼。我將上排牙齒的邊緣與下唇平行，形成流暢飽滿的微笑曲線，門開，準備進入下一關。